



經訓堂本墨子

肆

□ 13
3120
4





墨子卷之十

大取第四十四

辭儻蔽竊前翻忠機器寧盛替輩彙藉餉筋二品學準登

利子而節葬非樂則利
尤大也墨者固取此

天之愛人也薄於聖人之愛人也

厚於聖人之利人也大人之愛小人也薄於小人之愛大

人也言不如小其利小人也厚於小人之利大人也以臧

為其親也而愛之說文云葬臧也即非愛其親也以臧為

其親也而利之非利其親也以樂為利其子而為其子欲

之當有愛其子也以樂為利其子而為其子求之非利其

子也此辯葬之非利親樂之非利子即節葬非樂之說也於所體之中而權輕重之



3120
4

謂權權非為是也非非為非也權正也斷指以存擊此扼字正
文舊作隆誤說文云擊手擊也揚雄曰擊握也从手取聲鄭注士喪禮云手後節中也古文擊作挽利之中
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也當為非取害也取利
也其所取者人之所執也遇盜人而斷指以免身利也其
遇盜人害也斷指與斷腕玉篇云腕烏段切手腕亦作腕案腕皆擊字之俗利於
天下相若無擇也死生利若一無擇也殺一人以存天下
非殺一人以利天下也殺已以存天下是殺已以利天下
於事為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求求為之非也害之中取小
求為義非為義也為暴人語天之為是也而性為暴人歌
天之為非也諸陳執既有所為而我為之陳執執之所為
因吾所為也若陳執未有所為而我為之陳執陳執因吾

所為也暴人為我為天之以人非為是也而性不可正而
正之利之中取大非不得已也害之中取小不得已也所
未有而取焉是利之中取大也於所既有而棄焉是害之
中取小也義可厚厚之義可薄薄之謂倫列德行君上老
長親戚此皆所厚也為長厚不為幼薄親厚親薄薄親
至薄不至義厚親不稱行而顧行為天下厚禹為禹也為
天下厚愛禹乃為禹之人愛也厚禹之加於天下言禹之厚德及
天下而厚禹不加於天下若惡盜之為加於天下言盜之惡行及天下
而惡盜不加於天下愛人不外已已在所愛之中已在所
愛愛加於已倫列之愛已愛人也聖人惡疾病言自重不
惡危難言為人則正體不動欲人之利也非惡人之害也

墨子卷之十一

言欲存其身以利人非言惡人之以危難害已言聖人不為其室滅之故在於滅言
言富在聖人不得為子之事聖人之法死亡親為天下也厚
親分也以死亡之體渴與利說文云渴盡也竭負舉也今
謂盡其利有厚薄而母倫列之興利為已語經厚葬之說
以厚喪也為自厚其親語其經耳經猶云正語經也也同非白馬焉
非必欲天下人如是也故下辨之案列子仲尼
執駒焉說求之舞說非也漁大之舞大非也云公子牟曰
白馬非白形名離也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似與此意
同執駒焉說求之舞似當云執駒馬說求之無母即孤犢
之論乎漁大三物必具然後足以生滅之愛已非為愛已
一詞未詳
之人也厚不外已愛無厚薄舉已非賢也義利不義害之
功為辯有有於秦馬有有於馬也智來者之馬也愛眾眾
也此與下寡也舊與愛寡也相若兼愛之有相若愛尚世
俱作世以意改

與愛後世一若今之世人也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天下
之利驩聖人有愛而無利倪日之言也乃客之言也天下
無人子墨之言也猶在不得已而欲之非欲之非欲之也
一本無非非殺臧也專殺盜非殺盜也凡學愛人小園之
欲之三字園與大園之園同方至尺之不至也與不至鍾之至不異
其不至同者遠近之謂也是璜也說文云璜是玉也意楹
非意木也意是楹之木也意指之人也非意人也意獲也
乃意禽也志功不可以相從也利人也為一本其人也富
人非為其人也舊二字有為也以富人富人也治人有
為鬼焉為賞譽利一人非為賞譽利人也亦不至無貴於
人智親之一利智同未為孝也亦不至於智不為已之利

於親也智是之世之有盜也盡愛是世智是室之有盜也
不盡是室也智其一人之盜也不盡是二人爲一當雖其一
人之盜苟不智其所在盡惡其弱也諸聖人所先爲人欲
名實名實不必名苟是石也白敗是石也盡與白同是石
也唯大不與大同是有便謂焉也以形貌命者必智是之
某也焉智某也不可以形貌命者唯不智是之某也智某
可也諸以居運命者居運言居苟人於其中者皆是也去
之因非也諸以居運命者若鄉里齊荆者皆是諸以形貌
命者若山邱室廟者皆是也智與意重同已下同字具同
連同同類之同同名之同邱同鮒同是之同一本又然之
同同根之同有非之異有不然之異有其異也爲其同也

爲其同也異一曰乃是而然二曰乃是而不然三曰遷四
曰強子深其深淺其淺益其益尊其尊察次山比因至優
指復次察聲端名因請復正夫辭惡者人右以其請得焉
諸所遭執而欲惡生者人不必以其請得焉聖人之附瀆
也瀆字未詳仁而無利愛利愛生於慮昔者之慮也非今日之
慮也昔者之愛人也非今之愛人也愛獲之愛人也生於
慮獲之利非慮臧之利也而愛臧之愛人也乃愛獲之愛
人也去其愛而天下利弗能去也昔之知牆非今日之知
牆也貴爲天子其利人不厚於正夫二子事親或遇孰或
遇凶言歲孰其親也相若非彼其行益也非加也外執無
能厚吾利者藉臧也死而天下害吾持養臧也萬倍吾愛

臧也不加厚長人之異短人之同其貌同者也故同指之
人也與首之人也異人之體非一貌者也故異將劍與挺
劍異劍以形貌命者也其形不一故異楊木之木與桃木
之木也同諸非以舉量數命者敗之盡是也故一人指非
一人也是一人之指乃是一人也方之一面非方也方木
之面方木也以故生以理長以類行也者立辭而不明於
其所生忘也今人非道無所行唯有強股肱而不明於道
其困也可立而待也夫辭以類行者也立辭而不明於其
類則必困矣故浸淫之辭其類在鼓栗聖人也為天下也
其類在于追迷言能追或壽或卒其利天下也指若言其
若其類在譽石疑譽名言聖人有壽有不一日而百萬人
壽其利天下同則譽在也

愛不加厚其類在惡害言意多所愛而不愛二世有厚薄

而愛二世相若其類在蛇文愛之相若擇而殺其一人言

二人同擇而殺其類在院下之鼠小仁與大人行厚相若

其一殺滅也其類在申凡興利除害也其類在漏雍厚親不稱行而類

行其類在江上井不為己之可學也其類在獵走愛人非

為譽也其類在逆旅愛人之親若愛其親其類在官苟兼

愛相若一愛相若一愛相若其類在死也一本作地

小取第四十五

夫辯者將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察名
實之理處利害決嫌疑焉摹略萬物之然論求群言之比
以名舉實以辭抒意紀理疑比意為以說出故以類取以

類子

故取子為韻

有諸已不非諸人無諸已不求諸人或也者

不盡也假者今不然也

假設是尚未行

效者為之法也所效者所

以為之法也故中效

中去聲

則是也不中效則非也此效也

辟也者

辟同譬說文云譬諭也論古文喻字

舉也

此字疑衍物而以明之也侔也

者比辭而俱行也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獨不可以然也

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於其所取者予之也是猶謂也

者同也吾豈謂也者異也夫物有以同而不率遂同辭之

侔

一本作侔之

也有所至而正其然也有所以然也同其所

以然不必同

句

其取之也有以取之其取之也同其所

以取之不必同

句

是故辟侔援推之辭譬也侔也援也推也即上四者行

而異轉而危

句

遠而失流而離本則不可不審也不

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類異故則不可偏觀也夫物或乃

是而然或是不然或一害而一不害或一是而一不是

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類異故則不可偏觀也非也

白馬馬也乘白馬乘馬也

張湛注列子云白馬論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

命色者非驪馬馬也乘驪馬乘馬也獲人也愛獲愛人也

命形也

臧人也愛臧愛人也

方言云臧獲奴婢賤稱也荆淮海岱稌齊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齊之

北鄙燕之北郊凡民男而婿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

亡奴謂之臧亡婢謂之獲王逸注楚詞云臧為人所賤繫

也獲為人所係得也或曰此乃是而然者也獲之視

人也獲事其親非事人也其弟美人也愛弟非愛美人也

言使其弟有美容而愛弟者非以容也車木也乘車非乘木也船木也人船

當為非人木也盜人人也多盜非多人也無盜非無人也

乘船

奚以明之惡多盜非惡多人也欲無盜非欲無人也

此所謂辯

名實之理世相與共是之若若是則雖盜人人也愛盜非愛人也不愛盜非不愛人也殺盜人非殺人也無難盜無難矣

此與彼同類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非之無故也焉所謂內膠外閉與心毋空乎內膠而不解也此乃是

而不殺据下當為然一本作然者也且夫讀書非好書也且鬪雞非雞也言人使之鬪好鬪雞好雞也且入井非入井也止且入井

止入井也且出門非出門也止且出門止出門也若若是且天非天也壽夭也有命非命也非執有命非命也無難

矣此與彼同据上當有類字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罪此字据上無非之無故焉也据上文二字當倒所謂內膠外閉與心毋

空乎內膠而不解也此乃是而然者也愛人待周愛人而

後為愛人不愛人不待周不愛人不失周愛因為不愛人

矣乘馬待周乘馬然後為乘馬也有乘於馬因為乘馬矣

逮至不乘馬待周不乘馬而後不乘馬而後不乘馬此一

周而一不周者也居於國則為居國有一宅於國而不為

有國桃之實桃也棘之實非棘也問人之病問人也惡人

之病非惡人也人之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祭之鬼非祭

人也祭兄之鬼乃祭兄也之馬之目盼上之疑當為大則為謂

之馬盼之馬之目大而不謂之馬大之牛之毛黃則謂之

牛黃之牛之毛衆而不謂之牛衆一馬馬也二馬馬也馬

四足者一馬而四足也非兩馬而四足也一馬馬也馬或

白舊作自以意改者二馬而或白也非一馬而或白此乃一是而

一非者也

耕柱第四十六大而不可不讀之

子墨子怒耕柱子耕柱子曰我母俞於人乎古愈字只作俞太平御覽

引作子墨子曰我將上太行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太行在河內野王縣北山在今河南

懷慶府城北亦名羊腸坂駕驥與羊子舊作我据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改將誰毆說文毆

古文驅引作支耕柱子曰將毆驥也子墨子曰何故毆驥

也耕柱子曰驥足以責藝文類聚引子墨

曰我亦以子為足以責無以太平御覽巫馬子謂子墨子曰藝文類聚

謂聚引鬼神孰與聖人明智子墨子曰鬼神之明智於聖

人猶聰耳明目藝文類聚引之與聾瞽也藝文類聚昔者

二字藝文類聚後漢書注使蜚廉藝文類聚後漢書注太平御覽玉海

聚引作若夏后開引云開冶金於山川山海經云其中多金或在

俱引蜚採舊作折据文選注改金於山川山或在水諸書引多無川

字而陶鑄之於昆吾藝文類聚後漢書注文選注俱引作

非志云濮陽縣古昆吾國故城縣西三十里昆吾臺在縣西

百步在顓帝城內周回五十步高二丈即昆吾虛也

是使翁難乙卜於日若之龜舊脫乙字又作白若之龜誤

目若之龜玉海引作使翁難乙卜於白若之龜當从目

若者周禮云北龜曰若爾雅釋魚云龜左睨不類右睨不

若賈公彥疏禮以為睥睨龜曰舊脫龜字鼎成三足而方

是目若之說也若順也龜曰舊脫龜字鼎成三足而方

玉海三不炊而自烹此高字俗寫玉海引作亨不舉而自

臧玉海引不遷而自行太平御覽引作遷說文云遷古為

遷耳今書又作遷皆傳寫者以少以祭於昆吾之墟此墟

見改之又藝文類聚引俱無而字乙又舊脫乙字又字作

寫括地志云昆吾故城上鄉疑同乙又舊脫乙字又字作

海言兆之由魏文類聚作絲無兆之二字玉海亦作絲曰饗矣逢逢白雲一南

一北一西一東玉海引作一東一西九鼎既成遷於三國北國為韻

引作而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夏后

殷周之相受也數百歲矣使聖人聚其良臣與其桀相而

諫豈能智一本作知下同數百歲之後哉魏文類聚引云此知必

哉而鬼神智之是故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也猶聰耳明

目之與聾瞽也治徒娛縣子碩問於子墨子曰為義孰為

大務子墨子曰譬若築牆然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能

欣者欣說文云振舉出也與欣同然後牆成也為義猶是也能談辯者

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後義事成也巫馬

子謂子墨子曰子兼愛天下未云利也我不愛天下未云

賊也功皆未至子何獨自是而非我哉子墨子曰今有燎

者說文云燎放火也於此舊二字倒一本如此一人奉水將灌之一人搯火

將益之人別有音非也功皆未至子何貴於二人巫馬

子曰我是彼奉水者之義而非夫搯火者之意子墨子舊

意增二字以曰吾亦是吾意而非子之意也子墨子游荆耕柱

子於楚游謂游揚其名而使之仕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二

三子復於子墨子曰耕柱子處楚無益矣二三子過之食

之三升客之不厚子墨子曰未可智一本作知下同也毋幾何而

遺十金於子墨子曰十金當為千金之誤後生不敢死稱不敢死者

常文稱死罪有十金於此願夫子之用也子墨子曰果未可智

也巫馬子謂子墨子之為義也人不見而耶此譌鬼不見

而富而子爲之有狂疾子墨子曰今使子有二臣於此謂家臣其一人者見子從事不見子則不從事其一人者見子亦從事不見子亦從事子誰貴於此二人巫馬子曰我貴其見我亦從事不見我亦從事者子墨子曰然則是子亦貴有狂疾也子夏之徒問於子墨子曰君子有鬪乎子墨子曰君子無鬪子夏之徒曰狗豨猶有鬪惡有士而無鬪矣子墨子曰傷矣哉言則稱於湯文行則譬於狗豨傷矣哉巫馬子謂子墨子曰舍今之人而譽先舊作大一本王如此下同是譽槁骨也譬若匠人然智槁木也智同而不智生木子墨子曰天下之所以生者以先王之道教也今譽先王是譽天下之所以生也可譽而不譽非舊脫此字一本有仁也子墨

子曰和氏之璧隋侯之珠文選注引隋作隨三棘六異此諸侯之

所謂良寶也藝文類聚引云申徒狄曰周之靈珪出於土石楚之明月出於蚌蜃太平御覽引云周公

見申徒狄曰賤人強氣則罰至申徒狄曰周之靈珪出於土曰楚之明月出於蚌蜃五象出於漢澤和氏之璧夜光

之珠三棘六異此諸侯之良寶也又一引云申徒狄謂周公曰賤人何可薄邪周之靈珪出於土石隋之明月出於蚌蜃少豪大豪出於汚澤天下諸侯皆以爲寶狄

今請退也文各不同當是此和氏之璧上脫文可以富

國家衆人民治刑政安社稷乎曰不可所謂貴良寶者爲

其可以利也而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不可以利

人是非天下之良寶也今用義爲政於國家人民必衆刑

政必治社稷必安所爲貴良寶者可以利民也而義可以

利人故曰義天下之良寶也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曰善

爲政者若之何仲尼對曰善爲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

之論語作近者子墨子聞之曰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

尼亦未得其所對也此稱仲尼者見翟未嘗輕孔非儒

矣葉公子高豈不知善為政者之遠者近也當為而舊者

新是一本無哉問所以為之若之何也不以人之所不智

也仲尼亦未得其所對也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文選注

國語注曰魯陽文子楚平王之孫司馬子期之子魯陽公

即此人其地在魯山之陽地理志云南陽魯陽有魯山師

古曰即淮南所云魯陽公曰大國之攻小國譬猶童子之

為馬一本有也字文選注云幽求子曰年五童子之為馬

足用而勞謂竹馬也今大國之攻小國也攻者農夫不

得耕婦人不得織以守為事攻人者亦農夫不得耕婦人

不得織以攻為事故大國之攻小國也譬猶童子之為馬

也子墨子曰言足以復行者常之不舊脫此字足以舉行

者勿常不足以舉行而常之是蕩口也子墨子使管黔漱

疑敖游高石子於衛衛君致祿甚厚設之於卿舊作卿一

字同高石子三朝必盡言而言無行者去而之齊見子墨子

曰君以夫子之故致祿甚厚設我於卿石三朝必盡言而

言無行是以去之也衛君無乃以石為狂乎子墨子曰去

之苟道受狂何傷古者周公且非關叔關即管字假音一

傳云掌其北門辭三公東處於商蓋商蓋即商奄尙書金

之管即關也人皆謂之狂後世稱其德揚其名至今不息且翟聞之為

義非避毀就譽舊二字倒去之苟道舊二字倒受狂何傷

高石子曰石去之焉敢不道也昔者夫子有言曰天下無道仁士不處厚焉今衛君無道而貪其祿爵則是我為苟陷一本作處人長也子墨子說而名子禽子曰姑聽此乎夫倍義而鄉祿者我常聞之矣倍祿而鄉義者於高石子焉見之也子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貧而謂之富則怒無義而謂之有義則喜豈不悖哉公孟子曰先人有則三而已矣子墨子曰孰先人而曰有則三而已矣子未智人之先有後生有反子墨子而反者我豈有罪哉吾反後子墨子曰是猶三軍北句失後之人求賞也公孟子曰君子不作術而已術同述子墨子曰不然人之其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誅誅疑當為述術誅遂疑皆聲誤下同今也善者不作其次不君子者古之善

者不遂

疑當為述月令以遂為術

已有善則作之欲善之自已出也今

誅而不作是無所異於不好遂而作者矣吾以為古之善

者則誅之今之善者則作之欲善之益多也

意言古之善者多故但述

而行之今之善者少故須作作者欲善之多無異于述也巫馬子謂子墨子曰我與子

舊作之一異我不能兼愛我愛鄒人於越人愛魯人於鄒

本如此人愛我鄉人於魯人愛我家人於鄉人愛我親於我家人

愛我身於吾親以為近我也擊我則疾擊彼則不疾於我

我何故疾者之不拂而不疾舊二字倒者之拂故有我有

殺彼以我無殺我以利子墨子曰子之義將匿邪意將以

告人乎巫馬子曰我何故匿我義一本作意非吾將以告人子

墨子曰然則一人說子一人欲殺子以利已十人說子十

人欲殺子以利已天下說子天下欲殺子以利已一人不
說子一人欲殺子以子為施不祥言者也十人不說子十
人欲殺子以子為施不祥言者也天下不說子天下欲殺
子以子為施不祥言者也說子亦欲殺子不說子亦欲殺
子是所謂經者口也殺常之身者也子墨子曰子之言惡
利也若無所利而不言是蕩口也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
今有一人於此羊牛狗彘此豢字俗寫太平御覽引作芻豢維人當為饕
但割而和之但割即祖割說文云但湯也从人且不可勝
食也舊脫不可二字見人之作舊作生餅則還然竊之曰
舍余食言捨以不知日月安不足乎或當云明其有竊疾
乎魯陽文君曰有竊疾也子墨子曰楚四竟二字舊作三
意據太平御

覽之田曠蕪而不可勝辟太平御覽引云楚四境之田蕪
改也評靈數千說文云不可勝用字見宋鄭之閒邑則還
然竊之此與彼異乎魯陽文君曰是猶彼也實有竊疾也
子墨子曰季孫紹與孟伯常治魯國之政不能相信而祝
於禁社曰苟使我和是猶弇其目說文云弇蓋也而祝於禁社也
苟使我皆視豈不繆哉子墨子謂駱滑釐曰我聞子好勇
駱滑釐曰然我聞其鄉有勇士焉吾必從而殺之子墨子
曰天下莫不欲與其所好度其所惡度謂渡去也今子聞其鄉
有勇士焉必從而殺之是非好勇也是惡勇也

墨子卷之十一

靈巖山館刊

墨子卷之十二

舊云十三同卷

舜節齋饒俞蘧史巡撫陝西奪處贊鞏穰穰餉 欽 品 滯 異 沉 淫

貴義第四十七

子墨子曰萬事莫貴於義今謂人曰子冠履而斷子之手足子為之乎必不為何故則冠履不若手足之貴也又曰子子天下而殺子之身子為之乎必不為何故則天下不若身之貴也爭一言以相殺是貴義於其身也

太平御覽引作於身故曰萬事莫貴於義也子墨子自魯即齊二字舊倒過故人之齊遇故人謂子墨子曰四字太平御覽引作故人今天下莫為義子獨自苦而為義子不若已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處則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

何故則食者衆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爲義則子如勸我

者也太平御覽引作子宜勸我何故止我太平御覽子墨子南

游於楚見楚獻惠王檢史記楚無獻惠王也蕪文類聚引

子獻書也恐是此間脫文作惠王是又案文選注引本書云墨

子子墨子說穆賀穆賀大說謂子墨子曰子之言則誠舊

成據蕪文類聚善矣而君王天下之大王也毋乃曰賤人之

所爲而不用乎蕪文類聚引子墨子曰唯其可行譬若藥

然蕪文類聚草之本天子食之以順其疾蕪文類聚豈曰

一草之本而不食哉蕪文類聚今農夫入其稅於大人

人爲酒醴粢盛粢當爲齎說文云黍稷在器以祀者盛解

以祭上帝鬼神豈曰賤人之所爲而不享哉故雖賤人也

上比之農下比之藥曾不若一草之本乎且主君亦嘗聞

湯之說乎昔者湯將往見伊尹令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

半道而問曰君將何之湯曰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曰伊

尹天下之賤人也若君欲見之亦令召問焉彼受賜矣湯

曰非女所知也今有藥此食之則耳加聰目加明則吾必

說而強食之今夫伊尹之於我國也譬之良醫善藥也而

子不欲我見伊尹是子不欲吾善也因下彭氏之子不使

御彼苟然然後可也盧云此下疑有脫文子墨子曰凡言凡動利於

天鬼百姓者爲之凡言凡動害於天鬼百姓者舍之凡言

凡動合於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爲之凡言凡動合

於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舍之子墨子曰言足以遷行者

常之不足以遷行者勿常以遷行而常之是蕩口也子墨子曰必去六辟嘿則思默字俗寫从口言則誨動則事使者三代御盧云疑有脫誤按此言三世為人御必能抑然目下若去其喜怒哀樂悲愛而有聖人之心也則非脫誤矣必為聖人必去喜去怒去樂去悲去愛而用仁義手足口鼻耳從事於義必為聖人子墨子謂二三子曰為義而不能必無排其道譬若匠人之斲而不能無排其繩排猶背子墨子曰世之君子使之為一筭之宰不能則辭之使為一國之相不能而為之豈不悖哉子墨子曰今譬曰鉅者白也未詳鉅義黔者黑也說文云黔黎也秦謂民為黔首謂黑色也雖明目者無以易之兼白黑使瞽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瞽不知白黑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雖禹湯無

以易之兼仁與不仁而使天下之君子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子墨子曰今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商人用一布布不敢繼苟而讐焉讐即售字正文必擇良者今士之用身則不然意之所欲則為之厚者入刑罰薄者被毀醜則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子墨子曰世之君子欲其義之成而助之脩其身則愠是猶欲其牆之成而人助之築則愠也豈不悖哉子墨子曰古之聖王欲傳其道於後世是故書之竹帛鏤之金石傳遺後世子孫欲後世子孫法之也今聞先王之遺而不為是廢先王之傳也子墨子南遊使衛北堂書抄作使於衛關中載書甚多關中猶云局中關局音相近

弦唐子見而怪之曰吾夫子教公尙過曰揣曲直而已今
夫子載書甚多何有也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讀百篇
本多作讀書百篇釋史同 荀文類聚引無書字
北堂書抄凡三引兩引無一引有無者是也 夕見漆十
士漆七字假音今俗作 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脩至於今
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北堂書抄引云相天
下猶如此况吾 翟聞之同歸之物信有誤者然而民聽不
無事何敢廢乎均字 是以書多也今若過之心者數逆於精微同歸之
物既已知其要矣是以不教以書也而子何怪焉言苟得其精微
則無用以 子墨子謂公良桓子曰衛小國也處於齊晉之
閒猶貧家之處於富家之閒也貧家而學富家之衣食多
用則速亡必矣今簡子之家飾車數百乘馬食菽粟者數

百匹婦人衣文繡者數百人吾取飾車食馬之費與繡衣
之財以畜士必千人有餘若有患難則使百人處於前數
百當脫人 於後與婦人數百人處前後孰安吾以為不若
畜士之安也子墨子仕人舊脫人字 於衛所仕者至而反
子墨子曰何故反對曰與我言而不當後作 曰待女以千
盆舊作盆誤古無鑑字只作盆或作溢漢書食貨志云黃
盆金以溢為名注孟康曰二十兩為溢也賈逵國語注云
四兩授我五百盆故去之也子墨子曰授子過千盆則子
去之乎對曰不去子墨子曰然則非為其不審也為其寡
也子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視義士不若負粟者今有人於
此負粟息於路側欲起而不能君子見之無長少貴賤必
起之何故也曰義也今為義之舊作也 據太 君子奉承先

王之道以語之縱不說而行又從而非毀之則是世俗之君子之視義士也不若視負粟者也一本脫子墨子曰商人之四方市賈信徙當為倍徙雖有關梁之難盜賊之危必為之今士坐而言義無關梁之難盜賊之危此為信徙當為倍徙不可勝計然而不為則舊作財一士之計利不若商人之察也子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文選注引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事類賦引而先王之色黑不可以北事類賦作往子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焉舊脫至淄水不遂五字據史記集解及事類賦增史記集解云墨子不遂而反又多二字淄水出今山東益都縣西南顏神鎮東南三十五里原山經臨淄縣東北流至壽光縣北入海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

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殺青龍於東方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以庚辛殺白龍於西方以壬癸殺黑龍於北方以戊巳殺黃龍於中方此句舊脫據太平御覽增若用子之言則是禁天下之行者也舊脫天字之字是圍心而虛天下也子之言不可用也子墨子曰吾言足用矣舍言革思者是猶舍稷而擻粟也擻拾也一本作擻非以其言非吾言者太平御覽引其作也是猶以卵投石也盡天下之卵其石猶是也不可毀也太平御覽作石猶不毀也

公孟第四十八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君子共已以待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譬若鍾然說文云鍾酒器也鐘樂鐘也此借為鐘扣則鳴說文云扣牽馬也破擊也讀若扣此假音耳不扣則不鳴子墨子曰是言有三物焉子乃今知

其一身也又未知其所謂也若大人行淫暴於國家進而
諫則謂之不遜因左右而獻諫則謂之言議此君子之所
疑惑也若大人為政將因於國家之難譬若機之將發也
然君子之必以諫然而大人之利若此者雖不扣必鳴者
也若大人舉不義之異行雖得大巧之經可行於軍旅之
事欲攻伐無罪之國有之也君得之則必用之矣以廣辟
土地著稅偽材偽疑當為鵠說文云此古貨字讀若貴出必見辱所攻者不
利而攻者亦不利是兩不利也若此者雖不扣必鳴者也
已上申明且子曰君子其已待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譬
若鍾然扣則鳴不扣則不鳴今未有扣子而言是子之謂
不扣而鳴邪是子之所謂非君子邪已上申明又未知其所謂公孟子

謂子墨子曰實為善人孰不知句譬若良玉處而不出有
餘精句譬若美女處而不出人爭求之行而自衛說文云
賣也衛人莫知一本取也今子徧舊作徧從人而說之何
其勞也子墨子曰今夫世亂求美女者眾美女雖不出人
多求之今求善者寡言好德不不强說人人莫之知也且
有二生於此善屋句一行為人筮者與處而不出者其精
孰多公孟子曰行為人筮者其精多子墨子曰仁義鈞句
行說人者其功善亦多何故不行說人也公孟子戴本多
以意章甫搢忽搢即晉字俗寫忽即笏字古文尙儒服而
以見子墨子曰君子服然後行乎其行然後服乎子墨子
曰行不在服公孟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子墨子曰昔者齊

桓公高冠博帶金劔木質

說文云盾腋也所以扞身蔽目象形陸德明周禮音義云食允

反又音允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晉文公大布之衣群羊之裘

爾雅云群羊壯群韋以帶劔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楚莊王鮮冠組

纓絳衣博袍太平御覽引作褻衣博褻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越王句

踐剪髮文身以治其國其國治此四君者其服不同其行

猶一也翟以是知行之不在服也公孟子曰善吾聞之曰

宿善者不祥讀如無宿諾請舍忽舊作忽易章甫復見夫子可乎

子墨子曰請因以相見也若不必亦是一本作將舍忽易章甫

而後相見然則行果在服也言其意在服也公孟子曰君子必古

言服句然後仁子墨子曰昔者商王紂卿士費仲為天下

之暴人箕子微子為天下之聖人此同言而或仁不仁也

音同時之言而仁不仁異周公且為天下之聖人關叔為天下之暴人

此同服或仁或不仁然則不在古服與古言矣且子法周

而未法夏也謂節葬節用之屬墨氏之學出于夏子之古非古也公孟子謂

子墨子曰昔者聖王之列也上聖立為天子其次立為卿

大夫今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若使孔子當

聖王則豈不以孔子為天子哉子墨子曰夫知者必尊天

事鬼愛人節用合為為知矣今子曰孔子博於詩書察於

禮樂詳於萬物而曰可以為天子是數人之齒而以為富

齒年也公孟子曰貧富壽夭齟然在天錯同不可損益又曰

君子必學子墨子曰教人學而執有命是猶命人葆葆言包裹

其而去舊作亦知是此字之冠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

髮其而去謂其字以意改冠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

有義不義有

舊作無据下文改

祥不祥子墨子曰古聖王皆以鬼

神為神明而為禍福

而同能

執有祥不祥是以政治而國安

也自桀紂以下皆以鬼神為不神明不能為禍福執無祥

不祥是以政亂而國危也故先王之書子亦有之曰

不祥是以政亂而國危也故先王之書子亦有之曰

賞子墨子謂公孟子曰喪禮君與父母妻後子

年喪服伯父叔父兄弟期族人五月姊妹舅甥皆有數月

之喪或以不喪之間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

三百若用子之言則君子何日以聽治庶人何日以從事

公孟子曰國亂則治之治則為禮樂國治則從事國富則

為禮樂子墨子曰國之治

盧云此下脫治之故治也五字

治之廢則國之

治亦廢國之富也從事故富也從是廢則國之富亦廢故

雖治國勸之無廢

猶云勉之無已

然後可也今子曰國治則為禮

樂亂則治之是譬猶噎而穿井也

說文云噎飯窒也死而求

醫也古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滿為聲樂

說文云滿華盛言盛也或侈假

音不顧其民是以身為刑僂國為戾虛者皆從此道也公

孟子曰無鬼神又曰君子必學祭祀

鬼而學祭禮是猶無客而學客禮也是猶無魚而為魚罟

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為非子之三日之

喪亦非也

三日當為三月韓非子顯學云墨者之葬也冬

淮南子云三月之服是夏后氏之禮而後

三年之喪非三日之喪是猶果

當為裸說文云袒也謂擻

者不恭也

搬當為蹶說文云僵也一日跳也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知有賢

於人則可謂知乎子墨子曰愚之知有以賢於人而愚豈

可謂知矣哉公孟子曰三年之喪學吾之慕父母子墨子

曰夫嬰兒子之知

衆經音義云倉頡篇云男曰兒女曰嬰

獨慕父母而已父

母不可得也然號而不止此可故何也即愚之至也然則

儒者之知豈有以賢於嬰兒乎哉子墨子曰問於儒者何

故為樂曰樂以為樂也子墨子曰子未我應也今我問曰

何故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為男女之別也則

子告我為室之故矣今我問曰何故為樂曰樂以為

舊脫此字樂也子墨子曰樂以為樂也子墨子謂程

子曰儒之道足以喪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

舊脫此字據下文增為

不明以鬼為不神天鬼不說此足以喪天下又厚葬久喪

重為棺槨多為衣衾送死若徒三年哭泣扶後起杖後行

耳無聞目無見此足以喪天下又弦歌鼓舞

此鼓字从支與鐘鼓字異

彼从習為聲樂此足以喪天下又以命為有貧富壽夭治

亂安危有極矣不可損益也為上者行之不必聽治矣為

下者行之必不從事矣此足以喪天下程子曰甚矣先生

之毀儒也子墨子曰儒固無此各四政者而我言之則是

毀也今儒固有此四政者而我言之則非毀也告聞也

所程子無辭而出子墨子曰迷之

句反句後

此言感于此說者請反而

後後留之坐進復曰鄉者先王之言有可聞

者焉若先王之言則是不譽禹不毀桀紂也子墨子曰不然夫應孰

當

執辭稱議而爲之敏也厚攻則厚吾薄攻則薄吾應執辭而稱議是猶荷轅而擊蛾也蛾同子墨子與程子辯稱於孔子稱述程子曰非儒何故稱於孔子也子墨子曰是亦當而不可易者也今鳥聞熱旱之憂則高魚聞熱旱之憂則下當此雖禹湯爲之謀必不能易矣烏魚可謂愚矣禹湯猶云因焉今翟曾無稱於孔子乎言孔子之言有必不能易者此下舊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身體強良思慮徇通欲使隨而學子墨子曰始學乎吾將仕子勤於善言而學其年同期而責仕於子墨子子墨子舊脫二字曰不仕子子亦聞夫魯語乎魯有昆弟五人者舊作亦下同父死一本俱作其兀長子嗜酒而不葬

兀四弟曰子與舊作無一本如此我葬當爲子沽酒勸於善言而葬已葬而責酒於其四弟四弟曰吾末子子酒矣子葬子父我葬吾父豈獨吾父哉子不葬則人將笑子故勸子葬也今子爲義我亦爲義豈獨我義也哉子不學則人將笑子故勸子於學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子墨子曰盍學乎對曰吾族人無學者子墨子曰不然夫好美者豈曰吾族人莫之好故不好哉夫欲富貴者豈曰我族人莫之欲八字舊脫故不欲哉太平御覽引云墨子謂門人曰汝何據一本增故不欲哉不學對曰吾族人無學者墨子曰不然豈有好美者而曰吾族無此不欲邪富貴者而曰吾族無此不欲微異好美欲富貴者不視人猶強爲之此下舊接爲善者富之云云二百六十四字今據文義移後一本此下亦接夫義天下之大器也夫義天下之大器也何以視人必當爲強爲之上

十六字舊脫在則盜何遽無從下今据一本移正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謂子墨

子曰先王以鬼為神明知能為禍人哉已上二十七字舊

孔子乎下今据一本在此一本為善者富之暴者禍之今

吾事先生久矣而福不至意者先王之言有不善乎鬼神

不明乎我何故不得福也子墨子曰雖子不得福吾言何

遽不善而鬼神何遽不明子亦聞乎匿徒之刑之有刑乎

對曰未之得以意移聞也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什子

子能什譽之而一自譽乎對曰不能有人於此百子子能終

身譽百善而子無一乎對曰不能子墨子曰匿一人者猶

有罪今子所匿者若此可多將有厚罪者也何福之求子

墨子有疾跌鼻進而問曰先生以鬼神為明能為禍福善

者賞之為不善者罰之今先生聖人也何故有疾意者先

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知乎子墨子曰雖使我有病

何遽不明人之所得於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勞

苦百門而一門焉則盜何遽無從舊有夫義天下之大器

前移二三子有復於子墨子學射者子墨子曰不可夫知者

必量刀力所能至而從事焉國士戰且扶人猶不可及也

及猶今子非國士也豈能成學又成射哉二三子復於子

墨子曰告子曰言義而行甚惡請棄之子墨子曰不可稱

我言以毀我行愈於亡有人於此翟甚不仁尊天事鬼愛

人甚不仁猶愈於亡也今告子言談甚辯言仁義而不吾

毀告子毀二字倒猶愈亡也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

勝為仁

文選注引無為字

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為仁譬猶跛

舊作跛据文選注改此企字假音爾雅云其踵企陸德明音義云去政反本或作跛說文云企舉踵也政足多指二

字以為長隱文選注引作偃隱以為廣言企足以為長仰

不可久也告子謂子墨子曰我治國為政子墨子曰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今子口言之而身不行是子之身亂也子不能治子之身惡能治國政子姑亡言子姑無若此子之身亂之矣一本作子姑防子之身亂之矣是

墨子卷之十二

靈巖山館刊

墨子卷之十三

魯君當是魯陽文君楚縣之君 魯問第四十九

魯問第四十九

魯君當是魯陽文君楚縣之君謂子墨子曰吾恐齊之攻我也可救乎

子墨子曰可昔者三代之聖王禹湯文武百里之諸侯也說忠行義取天下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讐怨行暴失天下吾願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愛利百姓厚為皮幣

卑辭令函徧禮四鄰諸侯歐國而以事齊患可救也非願

言非此之為願無可為者齊將伐魯子墨子謂項子牛曰伐魯齊

之大過也昔者吳王東伐越棲諸會稽西伐楚葆昭王於隨北伐齊取國太子以歸於吳諸侯報其讐百姓苦其勞

而弗爲用是以國爲虛戾身爲刑戮也昔者智伯伐范氏與中行氏兼三晉之地諸侯報其讐百姓苦其勞而弗爲用是以國爲虛戾身爲刑戮用是也故大國之攻小國也是交相賊也過必反於國子墨子見齊大王曰太平御覽無大字下同今有刀於此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倅字異文作倅讀如倉倅可謂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多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刀則利矣孰將受其不祥大王曰刀受其利試者受其不祥言持刀之人子墨子曰并國覆軍賊放百姓舊作敖非太平御覽引作殺案說文云敖古文殺出此今依改正此書觀覽者少故猶存古字如廣雅然也慎勿改亂之孰將受其不祥大王俯仰而思之曰我受其不祥魯陽文君將攻鄭子墨子聞而止之謂此下當脫魯字陽文君曰

今使魯謂魯陽四境之內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殺其人民取其牛馬狗豕布帛米粟貨財則何若魯陽文君曰魯四境之內皆寡人之臣也今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奪之貨財則寡人必將厚罰之子墨子曰夫天之兼有天下也亦猶君之有四境之內也今舉兵將以攻鄭天誅兀不至乎魯陽文君曰先生何止我攻鄭也我攻鄭順於天之志鄭人三世殺其父未詳其事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我將助天誅也子墨子曰鄭人三世殺其父而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天誅足矣今又舉兵將以攻鄭曰吾攻鄭也順於天之志譬有人於此其子強梁不材故其父笞之其鄰家之父舉木而擊之曰吾擊之也順於其父之志則

豈不悖哉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攻其鄰國殺其民人取其牛馬粟米貨財則書之於竹帛鏤之於金石以為銘於鍾鼎傳遺後世子孫曰莫若我多二字舊作多一本如此今賤人也亦攻其鄰家殺其人民取其狗豕食糧糧字俗寫衣裘亦書之竹帛以為銘於席豆以遺後世子孫曰莫若我多兀可乎魯陽文君曰然吾以子之言觀之則天下之所謂可者未必然也子墨子為字謂魯陽文君曰世俗之君子皆知小物而不知大物今有人於此竊一犬一彘則謂之不仁竊一國一都則以為義譬猶小視白謂之白大視白則謂之黑是故世俗之君子知小物而不知大物者若此舊二字倒本如此言之謂也魯陽文君語子墨子曰楚之南有啖人之國者

橋其國之長子生則鮮一本作解而食之謂之宜弟美則以遺其君君喜則賞其父豈不惡俗哉子墨子曰雖中國之俗亦猶是也殺其父而賞其子何以異食其子而賞其父者哉苟不用仁義何以非夷人食其子也魯君之嬖人死魯君為之誅魯人因說而用之子墨子聞之曰誅者道死人之志也今因說而用之是猶以來首從服也未詳魯陽文君謂子墨子曰有語我以忠臣者令之俯則俯類字俗寫令之仰則仰處則靜呼則應可謂忠臣乎子墨子曰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是似景也古影字只作景葛洪加彡而明刻淮南子有注云古影字或以此為高誘文則非始于葛沅案道藏本淮南子注無此三字蓋明人妄增耳今尚書亦有影響字寫者亂之處則靜呼則應是似響也君將何得於景與響哉若以翟之所

謂忠臣者，上有過則微之，以諫。已有善則訪之，上而無敢以告外匡，其邪而入其善。匡字舊闕，注云太祖廟諱，上字蓋宋本如此，今增。尚而

無下比。句以美善在上，而怨讐在下，安樂在上，而憂感在

臣。此翟之謂忠臣者也。魯君謂子墨子曰：「我有二子，一人

者好學，一人者好分人財，孰以為太子，而可？」子墨子曰：「未

可知也。或所為賞與，舊作興，以意改。為是也。鈞者之恭，鈞字俗寫，從魚，莛文。

類聚引作鈞，案玉篇有鈞字，云丁叫切，亦作鈞，取魚出此墨書。如此類字，由後人抄寫以意改，為大都出自六朝

凡秦以前書傳皆篆簡耳，不應有此以相傳，既久亦不改也。非為賜也。賜字一本作魚，賜莛文類聚作

魚餌鼠以蟲，舊作蛆，非。據非愛之也。吾願主君之合其

志功而觀焉。魯人有因子墨子而學其子者，其子戰而死，

其父讓子墨子。子墨子曰：「子欲學子之子，今學成矣，戰而

死，而子愠，是猶欲糶糶，讐則愠也。售字正，作讐。豈不費哉？魯之

南鄙人有吳慮者，太平御覽引作吳慮。冬陶，夏耕，自比於舜子塗子

聞而見之。吳慮謂子墨子：「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

曰：「子之所謂，二字舊倒，以意改。義者亦有力以勞人，有財以分人，

乎？吳慮曰：「有。」子墨子曰：「翟嘗計之矣。翟慮耕天下而食之，

人矣。盛，句然後當一農之耕分，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

籍而以為得一升粟，籍藉字，假音。其不能飽，天下之飢者，既可

睹矣。翟慮織而衣天下之人矣。盛，然後當一婦人之織分，

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籍，而為得尺布，其不能煖，天下之

寒者，既可睹矣。翟慮被堅執銳，救諸侯之患，盛，然後當一

夫之戰，一夫之戰，其不御三軍，既可睹矣。翟以為不若誦

先王之道而求其說通聖人之言而察其辭上說王公大人當脫說字次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國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脩故翟以為雖不耕而食飢句不織而衣寒句功賢於耕而食之織而衣之者也故翟以為雖不耕織乎而功賢於耕織也吳慮謂子墨子曰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籍設而天下不知耕教人耕與不舊脫此字一本有教人耕而獨耕者其功孰多吳慮曰教人耕者其功多子墨子曰籍設而攻不義之國鼓已下鼓字皆从支而使眾進戰與不鼓而使眾進戰而獨進戰者其功孰多吳慮曰鼓而進眾者其功多子墨子曰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義而教天下以義者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若得鼓而

進於義則吾義豈不益進哉子墨子游公尙過於越公尙過說越王越大說舊作悅下同此俗寫字今改正謂公尙過曰先生苟能使子墨子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時已亡入越故曰故吳以封子墨子公尙過許諾遂為公尙過束車五十乘以迎子墨子於魯曰吾以夫子之道說越王越大說謂過曰苟能使子墨子至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子墨子謂公尙過曰子觀越王之志何若意越王將吾聽言用我道則翟將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於羣臣不一本作奚能以封為哉抑越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我往焉則是我以義糶也糶舊作糶下同以意改呂氏春秋作翟鈞之糶句亦於中國耳何必於越哉呂氏春秋高義云子墨子游公上過於越

公上過語墨子之義越王說之謂公上過曰子之師苟有
至越請以故吳之地陰江之浦書社三百以封夫子公上
過往復於子墨子子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聽吾言用
吾道乎公上過曰殆未能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
意雖子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
衣量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
道雖全越以與我吾無所用之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
而受其國是以義翟也義翟何必越雖於中國亦可即用
此文義翟亦當為義翟子墨子游魏越曰既得見四方之君子則將
先語子墨子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
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熹音湛澹說
說也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
國家務奪侵凌即語之兼愛非曰擇務而從事焉子墨子
曰出未詳曹公子而於宋三年而反睹子墨子曰始吾游於
子之門短褐之衣短从豆聲藿羹朝得之則夕弗得祭祀

鬼神而以夫子之政何家厚於始也何有家厚何謹祭祀鬼
神然而人徒多死六畜不蕃身湛於病吾未知夫子之道
之可用也子墨子曰不然夫鬼神之所欲於人者多欲人
之處高爵祿則以讓賢也多財則以分貧也夫鬼神豈唯
擢季掛肺四字有誤之為欲哉今子處高爵祿而不以讓賢一
不祥也多財而不以分貧二不祥也今子事鬼神唯祭而
已矣而曰病何自至哉是猶百門而閉一門焉曰盜何從
人若是而求福於有怪之鬼豈可哉魯祝以一豚祭而求
百福於鬼神子墨子聞之曰是不可今施人薄而望人厚
則人唯恐其有賜於已也今以一豚祭而求百福於鬼神
唯恐其以牛羊祀也古者聖王事鬼神祭而已矣今以豚

祭而求百福則其富不如其貧也彭輕生子曰往者可知
來者不可知子墨子曰籍設而親在百里之外則遇難焉
期以一日也及之則生不及則死今有固車良馬於此又
有奴馬驚古字只作奴一本四隅之輪於此使子擇焉子
將何乘對曰乘良馬固車可以速至子墨子曰焉在矣來
盧云似謂焉在孟山譽王子問曰昔白公之禍執王子問
不知來文誤斧鉞鉤要此正字餘文作腰直兵當心謂之曰為王則生
不為王則死王子問曰何其侮我也殺我親而喜我以楚
國我得天下而不義不為也又況於楚國乎遂而不為
云遂亡也从彖聲王逸注楚詞云遂往也義文
出于此經典多借為豕字而忘其本豕从意也王子問豈
不仁哉子墨子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也若以王為無道

則何故不受而治也若以白公為不義何故不受王句誅
白公句然而反王言何不借王之權以殺故曰難則難矣
然而未仁也子墨子使勝綽事項子牛項子牛二侵魯地
而勝綽三從子墨子聞之使高孫子請而退之曰我使綽
也將以濟驕而正嬖也濟止也今綽也祿厚而譎夫子夫
子三侵魯而綽三從是鼓鞭於馬靳也說文云靳當膺也
作勒非言欲馬行而鞭其前所以翟聞之言義而弗行是
自困猶使人仕而反來侵我也犯明也綽非弗之知也祿勝義也昔者楚人與越人舟戰
於江楚人順流而進迎流而退見利而進見不利則其退
難越人迎流而進順流而退見利進見不利則其退速越
人因此若執函敗楚人公輸子舊有曰字自魯南游楚焉

太平御覽引作公始為舟戰之器太平御覽引作具作為鉤強之備退者鉤之進者強之太平御覽引作謂之鉤拒量其鉤強之長而制為之兵楚之兵節越之兵不節楚人因此若執函敗越人公輸子善其巧以語子墨子曰我舟戰有鉤強不知子之義亦有鉤強乎子墨子曰我義之鉤強賢於子舟戰之鉤強我鉤強我鉤之以愛揣之以恭弗鉤以愛則不親弗揣以恭則速狎舊脫狎字以意增狎而不親則速離故交相愛交相恭猶若相利也今子鉤而止人人亦鉤而止子子強而距人人亦強而距子交相鉤交相強猶若相害也故我義之鉤強賢子舟戰之鉤強公輸子削竹木以為雛成太平御覽引作鵲而飛之三日不下文選注云案墨子削竹

彼誤公輸子自以為至巧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為雛也劉鏤字假音太平御覽引此作豎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為巧利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韓非子云墨子為木為三年而成能一使木為飛墨子曰不如為車輓之巧也用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於歲數今我為為三年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公輸子謂子墨子曰吾未得見之時我欲得宋自我得見之後予我宋而不義我不為子墨子曰翟之未得見之時也子欲得宋自翟得見子之後子子宋而不義子弗為是我子一本作與子宋也子務為義翟又將與子天下

公輸第五十

公輸盤

史記集解後漢書注文選注皆引作般廣韻引作班

為楚造雲梯之械成

列子注云雲

將以攻宋

文選注引作必取宋三字太平御覽云尸子云般為蒙天之階階成

將以子墨子聞之起於齊

呂氏春秋云

行十日十夜而至

於郢

文選注引云公輸般欲以楚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十日不至

見公輸盤公輸

盤曰夫子何命焉為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

公輸盤不說子墨子曰請獻十金

一本作千金是公輸盤曰吾義

固不殺人子墨子起再拜曰請說之吾從北方聞子為梯

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

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義不殺

少而殺眾不可謂知類公輸盤服子墨子曰然乎不已乎

太平御覽引公輸盤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子墨子曰

胡不見我於王公輸盤曰諾子墨子見王曰今有人於此

舍其文軒鄰有敝輦而欲竊之舍其錦繡已上十一字舊

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糠糟

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王曰必為竊疾矣太平御覽子墨子

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七字舊脫据此猶

文軒之與敝輦也太平御覽引敝作荆有雲夢犀兕麋鹿

滿之太平御覽江漢之魚鼈鼃鼉為天下富宋所為無雉

兔狐狸者也太平御覽此猶梁肉之與糠糟也荆有長

松文梓榿柟豫章說文無榿字玉篇云鼻縣切榿木似豫

字指云榿木似豫章尸子作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

梗太平御覽引此亦只作梗

九

褐也臣以三事之攻宋也戰國策云臣以王吏之攻宋王吏蓋三隻之誤說文云隻古文

事尸子作王使太平御覽作王之攻宋御覽作王之攻宋為與此同類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

不得已上十一字舊俱脫太王曰善哉雖然公輸盤為我

為雲梯必取宋太平御覽引有云宋王曰公輸子天下之

三字皆與此異豈此於是見公輸盤子墨子解帶為城以

文已為後人所節與於是見公輸盤子墨子解帶為城以

裸為械舊作牒太平御覽引作裸北堂書抄作襟案作襟

云裸徒頗切禪衣也裸同又案陳孔璋為曹洪與文帝公

書云墨子之守繫帶為垣折箸為械則似以意改用之公

輸盤九設攻城太平御覽之引有具字機變子墨子九距

之公輸盤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圉史記集解引作固一

禦有餘太平御覽引有云今公輸設守之械墨子設守之

兵輟不攻宋公輸盤詘太平御覽引作而曰吾知所以距

俱多于此文公輸盤詘太平御覽引作而曰吾知所以距

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文選注引

吾不言文選注引楚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

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文選注有可攻也然臣之弟子

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史記集解在宋城上

而侍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後漢書

楚無攻宋史記集解矣文選注子墨子歸過宋天雨庇其

間中庇守間者不內也故曰治於神者眾人不知其功爭

於明者眾人知之文與戰國策及尸子略同高誘

此篇見於墨子卷之十三

然即齊梁人喉之王曰五春將動大獄

國中與守閭者不內也對曰欲然

而許發獄矣獲罪也

禽獸獄也三百人曰

雖於獄對燔毀宋莫謂

吾不肯發王問其

墨子卷之十三 墨子衣曰吾賦于之也 靈巖山館刊

